

五
五
念

虎嘯龍翔

第一部



鄭丰
著

港台書

五筆全



第一部

虎嘯龍翔

鄭丰
著



www.cosmosbooks.com.hk

書 名 靈劍 (第二部：虎嘯龍翔)

作 者 鄭 丰

編 輯 陳幹持

美術編輯 楊曉林

出 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-115號

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 (總寫字樓)

電話：2528 3671 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/ 1樓 (門市部)

電話：2865 0708 傳真：2861 1541

九龍尖沙咀彌敦道74-78號文遜大廈2樓2A (門市部)

電話：2367 8699 傳真：2367 1812

印 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傳真：2558 1902

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電話：2150 2100 傳真：2407 3062

出版日期 2009年7月/ 初版・香港

ISBN : 978-988-219-093-1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©COSMOS BOOKS LTD.2009

目錄

第二部：虎嘯龍翔

楔子 毒咒和神秘女子

第三十五章 前塵往事

第三十六章 來客如燕

第三十七章 同榻談心

第三十八章 雪豔傳人

第三十九章 情惜浪子

第四十章 浪子俠情

/ / / / / / /

4 4 4 4 4 4 4
9 8 7 5 4 4 3
4 3 3 2 0 5



第四一章	不肖子弟	5
第四二章	泰山往事	5
第四三章	浮雲出岫	5
第四四章	流雲親事	5
第四五章	黑風魔怪	5
第四六章	龍場驛丞	5
第四七章	龍宮高手	5
第四八章	群龍之首	5
第四九章	同赴峨嵋	5
第五〇章	春秋之劍	6
第五一章	各路人馬	6
第五二章	峨嵋金頂	6

第三章	連挑六派	/	6 3 7
第四章	龍爭虎鬥	/	6 5 0
第五章	青雲使者	/	6 6 0
第六章	深陷邪沼	/	6 7 3
第七章	白雲依山	/	6 8 4
第八章	故人之情	/	6 9 6
第九章	病榻重遇	/	7 0 7
第十章	雪豔傳奇	/	7 1 7
第十一章	若即若離	/	7 2 8

目錄

第二部：虎嘯龍翔

楔子 毒咒和神秘女子

第三十五章 前塵往事

第三十六章 來客如燕

第三十七章 同榻談心

第三十八章 雪豔傳人

第三十九章 情惜浪子

第四十章 浪子俠情

/ / / / / / /

4 4 4 4 4 4 4
9 8 7 5 4 4 3
4 3 3 2 0 5



第四一章	不肖子弟	/	5 0 4
第四二章	泰山往事	/	5 1 5
第四三章	浮雲出岫	/	5 2 8
第四四章	流雲親事	/	5 3 7
第四五章	黑風魔怪	/	5 4 8
第四六章	龍場驛丞	/	5 5 8
第四七章	龍宮高手	/	5 6 6
第四八章	群龍之首	/	5 7 8
第四九章	同赴峨嵋	/	5 9 1
第五〇章	春秋之劍	/	6 0 3
第五一章	各路人馬	/	6 1 6
第五二章	峨嵋金頂	/	6 2 5

第三章	連挑六派	/	6 3 7
第四章	龍爭虎鬥	/	6 5 0
第五章	青雲使者	/	6 6 0
第六章	深陷邪沼	/	6 7 3
第七章	白雲依山	/	6 8 4
第八章	故人之情	/	6 9 6
第九章	病榻重遇	/	7 0 7
第十章	雪豔傳奇	/	7 1 7
第十一章	若即若離	/	7 2 8

楔子 毒咒和神秘女子

某個陰寒的冬日。虎山腳下的草棚中，一盞昏黃的油燈映照著棚中的一張方桌。桌面的墊枕上擱著一隻乾枯的左手，手的主人生著一張乾枯瘦削的臉，銳利的目光凝望著對桌而坐的大夫。大夫伸出兩隻手指，搭在那乾枯的手腕上，細細診脈。那大夫看來十分年輕，似乎只有二十出頭年紀，眼神中卻有股說不出的深沉蒼老，彷彿已歷盡滄桑，看透生死。

年輕大夫低眉沉思，過了一陣，才道：「你的內傷不輕。是少林金剛掌麼？」

病人點頭道：「醫俠果然高明。」年輕大夫望向病人，說道：「但這該是十幾年前的事了。你卻為何等到今日方來求醫？」病人臉色微變，忽然手掌一翻，扣住了大夫的手腕，右手疾出，亮出一柄藏在袖中的匕首，直往大夫的咽喉刺去。

便在此時，窗外射入一柄飛刀，將那匕首打飛了去，接着一人破門衝入，揮刀斬向病人。病人不及撿回匕首自衛，被來人砍傷了擒住，制服在地。

這一切不過是幾瞬間的事，那年輕大夫眼望著這一幕發生，始終端坐桌旁，不曾稍動，神色漠然。

發出飛刀相救的正是白虎蔣苓，衝入房中擒拿病人的乃是黃虎柳大晏。柳大晏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又一個刺客！」望向那年輕大夫，說道：「凌大夫，你沒事麼？」

大夫搖了搖頭，低頭望了那殺手一眼，內心似乎隱隱盼望這人暗殺成功，結束了自己的性

命。

蔣苓走入室中，撿起飛刀，呸了一聲道：「這是入冬以來第四個殺手了。段獨聖明的不敢來，只來暗的！」

年輕大夫凌霄沒有言語。蔣苓望向他，臉現關切之色，說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凌大夫早些回去休息吧。」

凌霄微微搖頭，說道：「不要緊。外邊還有幾個病家在等候，莫讓他們白來一趟。」柳大晏和蔣苓對望一眼，都知勸說不動，柳大晏提起那刺客，和蔣苓走了出去。

卻說凌霄在草棚中看完了最後一個病家，開了藥方，送病家出去，這才輕輕嘔了一口氣。他站起身，穿上厚重的冬衣，走出草棚，但見天色已然全黑，烏沉沉的天際開始飄下片片雪花。

他抬頭見揚老揹着藥箱站在不遠處，正與一個矮小的漢子說話，神色凝重。那漢子一身盾甲，全副武裝，正是黑虎馮遁。凌霄迎上前去，揚老點頭向馮遁示謝，師徒二人冒着風雪嚴寒，並肩往虎山上行去。馮遁領着七八名弟子手下，遠遠跟在後面。

揚老歎了口氣，對凌霄道：「以後別再下山了，病人讓我來看便是。」凌霄搖頭道：「我不願躲藏起來。」揚老歎道：「保住性命要緊。五虎雖日夜守護，但總有他們顧不到的地方。」凌霄道：「我早跟青虎大哥說過，不必多此一舉。誰要殺我，讓他來殺便是。」

揚老聞言一呆，停下步來，轉頭望向身邊這不過二十來歲的年輕人，說道：「這不是明兒會說的話！」凌霄低頭不答。揚老側頭回望，不願讓跟在後面的馮遁見到擔心，舉步繼續前

行，說道：「孩子，過去四年來，你身子漸漸恢復，庶幾與舊時無異。但我已很久沒有見到你開懷地歡笑了。」凌霄默然不答。

師徒二人回到山上居處之外，剛滿十一歲的雲兒迎出門來，笑道：「爺爺，哥哥，你們回來啦！」

凌霄立時將一切煩惱憂慮全數藏起，臉上露出笑容，上前拉起了妹妹的手，說笑着走入屋中。

揚老擔憂地望着他的背影，心中感到一股難言的沉重。這孩子還很年輕呵，他想，就已憂鬱消沉如此。未來的日子還長着呢！

這日晚間，凌霄趁夜深人靜時，悄悄出門，獨自冒雪步向後山。夜裏風雪漸大，風聲盈耳，森林四下已被一片銀白掩蓋。他來到幼年時曾隨虎俠練氣學棍的虎穴，此時虎穴早已空虛，他摸黑在洞中坐下，感到冰冷的夜色圍繞在身周，驅之不散。許多年前，即使在這樣的黑暗當中，他也能運用靈能將洞內洞外的事物看得清清楚楚。但是此刻他眼前除了一片漆黑，甚麼也不見。他只聽見自己的喘息逐漸轉為粗重，感到體內的氣脈開始蠢動：他知道糾纏他多年的毒咒就快發作了。他從懷中取出一塊破布咬在口中，他不想讓自己淒厲的叫聲迴盪在寧靜的後山之中。

他喘着息，伸手抱住了頭，心想或許這是最後一次了吧？或許今夜我就將死在這裏，往後再也不用承受這毒咒之苦了。一了百了，那是最好。他顫抖地從懷中取出一柄小刀，刀鋒尖銳

鋒快，他清楚知道讓自己死去最快的方法，便是一刀刺入心臟。他想自殺已不止一次了。正當他持着小刀猶豫不決時，毒咒猛然襲身，凌霄不由自主鬆手放脫了小刀，滾倒在地，全身縮成一團，牙齒緊緊咬着破布，仍不免呻吟出聲。他不得不用全副身心抵抗毒咒烈火焚身的劇痛，早將自殺的念頭拋去了九霄雲外。那柄小刀靜靜地躺在地上，冷然望着它的主人在黑暗的虎穴中承受着無邊的痛苦。

在凌霄看不見的黑暗之中，一隻手忽然伸了過來，拾起了小刀。手的主人輕輕地托着小刀，靜立在虎穴之中，凝視着凌霄掙扎扭動的身軀，一動不動。過了半晌，人將小刀收起，走上前來。

凌霄毒咒發作時，神志往往陷入半昏迷，毒咒過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甚麼，也不知道發作了多長時間。他偶爾在事後發現自己身上多出了許多血痕瘀傷，想是在毒咒發作時自己弄傷了自己，當時卻半點知覺也無。但是今夜卻與往常不同；他在劇痛中忽然感到有人伸手輕觸自己的肌膚。那是一雙冰冷的手，奇寒如凍，撫摸着自己身上的火燒灼痕，竟能令痛楚稍減。凌霄睜開眼來，洞中漆黑，更望不見人形，但他直覺知道那是個女子，心中不禁充滿驚訝疑惑：誰會來到這虎穴？是誰出手相助自己？

他的驚疑很快便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打從心底的感激：多年來沒有任何事物能略略減輕毒咒的痛苦，但是這雙冰冷的手卻有着令人難以置信的神奇功效，令他身上的劇痛略減，變得稍稍可以忍受。那雙冰冷的手在他最難熬的時刻，耐心地，執着地，愛憐地助他減輕苦楚，不曾稍停。他感到神志逐漸清醒，全神貫注於那雙手在自己肌膚各處游走的感覺，呼吸漸穩，心

跳減緩，似乎跨出了烈火，站在火圈之外，雖炎熱難受而不至於受到灼傷。

過了不知多久，毒咒倏然解除，凌霄吸了一口氣，連忙翻身站起，去尋找那相助之人。此時天色已明，洞外透出微光，他已然看清，洞裏只有他一人，那人竟已不知去向。他呆了一陣，伸手抹去臉上身上的汗水，感到全身疲勞酸軟。他忽然想起那柄小刀，在洞中找了一圈，那柄刀卻已不見。他心中省悟，小刀是被那女子取去了。

數月之後，他又獨自來到後山虎穴之中，等候毒咒發作。此前他已反覆想過無數遍，猜測那女子是否會再次出現。這夜洞外又是狂風大雪，漫天蓋地，他想她是不會來了。但是她仍舊出現了，在他最痛苦的時候用那雙冰冷的手助他減輕苦楚。在毒咒初解之際，他大起膽子，伸手握住了她的手，說道：「別走！」

那手柔膩滑軟，輕輕一抽，便脫出了他的掌握。凌霄知道她正往洞外行去，忍不住叫道：「外面風雪大，妳別走！」

一個人影在洞口一晃，那人已冒着風雪出洞而去。凌霄追到洞口，但見雪地上更無足跡，那女子竟已如幽靈般消失無蹤。他呆在當地，一時不知是真是幻。

此後他每回發作，那女子都會出現，但是他從來無法留住她，也從來不曾見過她的面目。他所知道的她其實非常有限：只有那雙冰冷的手，和那柔軟安撫、扣人心弦的輕觸。他對她懷藏着深厚的感激、親近和依戀，然而最讓他感到不安及難以釋懷的，卻是那無法克制的，自己內心對她無盡的遐想。中夜自思，他每每不斷回想體味她的輕觸，她的體溫，她的秀髮拂過自己面頰的微癢。不知多少次他感到一股衝動，想將她摟入懷中，感受她的身軀，貼近她的體

熱。他內心深處隱隱知道，即使他多年來深自惕守，從不動情，絕不起慾，但是這女子若真的出現在他面前，他必將無法招架，定將心甘情願地拜伏在她的裙下，再也無法自拔。

一年過去了，他飽受毒咒折磨的身子雖未好轉，但也並無惡化。此後他毒咒發作時，那女子便再未出現，徒留下無盡的失望、惋惜和想念。然而他的內心開始抱存一線希望：他可以無止盡地忍受毒咒，不再動自殺的念頭，只教有朝一日她會再次出現，再次陪伴在他的身邊。

第三十五章 前塵往事

除夕夜裏，虎山上仍如平時一般清冷靜謐。凌霄隨揚老下山出診，直到過了晚飯時刻方歸。兩人心想遲歸誤了年夜飯，雲兒定要不高興，沒想到來到家門前時，屋中卻傳出陣陣笑聲。凌霄聽那笑聲爽朗開懷，立即認出是誰，喜道：「是近雲來了！」

他快步走入屋中，果見陳近雲和雲兒正對坐談笑，雲兒笑得眼淚都出來了，跑過來拉着哥哥的手，說道：「霄哥哥，近雲哥哥說他又被逼婚啦，你說好笑不好笑！」

陳近雲忙起身向揚老行禮見過。凌霄驚喜交集，上前抱住了陳近雲，說道：「好兄弟，你怎麼來了？」陳近雲笑道：「兄弟特地來大哥這兒過年，湊個熱鬧啊。」

大家坐下吃了年夜飯。飯後揚老和雲兒早去休息，凌霄與陳近雲對坐飲酒。他見這個義弟仍如數年前一般不修邊幅，風塵僕僕，十分落拓的模樣，心中感到一陣溫暖，露出少見的

笑容，說道：「我在這山上深居簡出，卻也聽聞了不少你行俠仗義的事蹟，好生為你高興。怎麼，今年流浪得太遠，不回關中老家過年了麼？」

陳近雲仰頭喝乾了一杯酒，歎了口長氣，說道：「我不能回家過年。」凌霄見他滿面苦惱之色，忙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陳近雲歎道：「算命的說我今年有桃花運，真正不錯。我快被那位小姐纏得煩死了！」凌霄奇道：「誰纏着你？」陳近雲沒好氣地道：「哼，還有誰？便是梅家三小姐。」凌霄笑道：「原來你不是走桃花運，是走梅花運。快說來聽聽。」

陳近雲道：「那年我們在岳陽梅莊作客，這梅家三小姐還只是個八九歲的黃毛小丫頭，你記得麼？」凌霄對這梅家小妹毫無印象，搖了搖頭。陳近雲續道：「豈知她大了後，總記得我曾打敗她最尊敬欽仰的大哥，對我滿懷敵意。有次我路經岳陽，她竟跑來攔路挑戰，我輕易便奪下了她的梅花雙槍。這小丫頭心中記恨，又三番四次來尋我報仇。一回我不小心被她使計擒住，幸好琴心姑娘剛好經過，出手救了我，說是報答我那年在她竹舍外的迴護之情。」

凌霄聽他提起琴心，問道：「琴姑娘好麼？」陳近雲道：「那時她在岳州城露了形跡，便決定和師弟一起離開南風谷。她……我當時沒有注意，她竟雙腿殘廢，武功卻練得這般好。我問他們去往何處，她只說要覓地隱居，專心研究樂理。」

凌霄想起琴心和蕭瑟兩個年紀輕輕，已是一派世外高人的作風，說道：「他們兩位全心沉浸於琴瑟樂理，不是世間人物。但盼他們別再受到俗事干擾才好。」

陳近雲道：「正是。哼，那位梅三小姐若有琴姑娘一分的優雅嫺靜，我也還能忍受。這小丫頭此後幾年竟陰魂不散，一直纏着我不放。」凌霄笑道：「我瞧她對你癡心得很啊。」陳